



暮春时节,到什川的梨园,别有一番情趣。

去年这个时节的一个早上,我从黄河兰州港码头乘坐水上巴士。河水湍急,沿着弯弯曲曲的河道顺流而下。河面时宽时窄,可容纳三十多人的水上巴士顺着黄河向东驶去。暮春的朝阳虽已金艳,但仍未减却清辉。密闭的船舱感觉不到水面之上的湿冷,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船舷两侧激起雪白的浪花,有一米多宽、半米多高,簇拥着舱艇前行。两岸黛青叠峦,偶尔能见到散落其间的星星点点的草草和绿树,分外艳丽。峡谷窄处,怪石嶙峋,直立如切,其态森然;水面宽时,波光潋滟,近树临水,远山依稀。船速较快,船行景移,目不暇接,稍纵即逝。

行驶中的船体异常平稳,船速匀称,运行了七十多分钟,就到了下游的小峡码头。

从小峡码头乘坐中巴大约十分钟即到了什川梨园。

什川小镇阡陌如绣。数百年的历史,基本是在精心培育梨树的传承之中得以衔接和赓续,果农忘情恋栈的梨园分布在黄河之滨的南岸。站在黄河岸

畔望去,映入眼帘的有绵延逶迤的山峦,有滔滔向东的黄河,还有风姿绰约的大片梨园。

数百年的老梨树大多两三个人方能合围,长出一定高度后就会分出六七枝,每枝有腰鼓粗细。这些梨树浓荫蔽日,枝叶蔓披,旁逸斜出,虬枝横搭,为的是让枝叶和花果更多地享受阳光,蓄积香甜和能量,将璀璨繁茂的花蕾化为累累硕果,缀满这偌大的梨树世界。

原本油亮泛绿的树皮经历了风霜雨雪,大多已变成褐赭色,加之层层叠叠地脱落和开裂,就像一部厚重的传世经典被长年累月地翻阅,出现了磨损和卷边,但古树上仍然会抽出碧绿的新芽,开出洁白的梨花,结出香甜的软儿梨。

树木极强的生命力使人肃然起敬。

数百年的老梨树,每株能够结出不少梨子。软儿梨喜冻,耐储存,享誉海内外。

在这里,看到的是一个纯净素雅的梨花的海洋。随着春天的到来,大片大片的梨树林,仿佛接到了统一的号令,一夜之间全部抖起了精神,悄悄鼓包,徐徐绽蕊;展开片片白瓣,透出屡屡暗香。那一枝枝、一串串硬币大小的梨花,密密匝匝,攒攒挤挤、层层叠叠,像粘贴在梨枝之上似的,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勾细醉人的清香,使人有“偶然临仙境,不信在人间”的感觉。

徜徉园中,梨树蓊郁,碧草丰茂,清风宜人。看到满园梨花如冬雪,似白云,纯净中透出安逸,一颗浮躁不宁的

心立刻就会安静下来。在这连吸口气都能感到清香入脾的梨花的海洋里,就像洗了一次“梨花浴”似的遍体通泰。

春风放胆敢染绿,细雨瞒人偷润花。果农介绍,梨花的花期非常短暂,眼下三春花事将尽。前几天,一夜春雨,梨花洁白的花瓣有一部分凋落在地,零落成泥。果农颇遗憾地说,你们早来几天的话,正值花之盛期,如雪覆在树枝上,那才好看呢。

生活在这里,时间似乎过得异常慢。一眼望去,看到的是梨树,嗅到的是花香,果农谈的也是梨事,生活的重要部分就是梨树梨花。果农以梨园为家,年复一年,梨树开花结果,踏实地单纯地生活着。

## 在山林听鸟鸣(外一首)

□ 刘成林

四月的睫毛抖落细雨  
群山肌体显得愈发明润

跃动的雀影啄破寂静  
将胸腔里的星辰  
鸣成翡翠的风铃

自远而近的颤音  
编织成透明的纱  
掠过巡山小径蜿蜒的脊骨  
缠绕着山桃漫卷的云  
浸透溪水跌宕的琴键

涟漪般的穿透力  
一波波漫过春的瞳孔  
在某个湿润的褶皱里  
解开了锈蚀的年轮

高原放歌

当夕阳把老铖的刃  
楔入地平线的锁孔  
陶土喉结滚出琥珀  
“美丽的庆阳”……  
在梁峁的肋骨间  
锻打成环形的钟乳石

松涛解甲的时刻  
十万松果滚落为鼓点  
余音凝结成  
悬挂在云涯的黄土褶皱

那些被林涛反复淬火的脊梁里  
正在柠条的根系  
生长出高原的密码

## 春日清景

□ 富永杰

草芽们正缝补着被北风啃破的衣裳  
柳枝编着花篮兜售嫩绿  
杏花给山峦抹胭脂时  
总有些粉色扑簌簌地掉进溪流  
河流放开束缚,鱼儿们衔着铃铛  
在倒影里打扮着自己  
晾衣绳上的麻雀啄食光的碎屑

孩子们举着风筝奔跑的时候  
整个草坡仿佛开始倾斜  
线轴松开时,蒲公英借走了一阵风  
泥土深处有什么在轻轻震颤——  
那些尚未破土的蝉蛻  
像极了准备飞翔的运动员

此刻,我们站在田埂上  
看所有根系松开自己  
当燕子掠过新翻的耕地  
整片原野正缓缓踮起腾飞脚蹼



# 什川梨园行

□ 尚友文



百花

第 3313 期

清风送暖

〔中国画〕

曹永慧 作

## 杏花笺

□ 张丽娜

北方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,三月的风依然裹挟着料峭。晨起,忽见院子中央那株老杏树上冒出了第一簇胭脂色。一簇花苞不紧不慢地挤破虬曲的灰褐枝丫,淡粉的骨朵裹着细雪般的绒毛,像春天的信使从时光褶皱里送来的信笺,把春日明媚写于素简的花骨。

故乡的沟峁生长最多的是杏树。春风日渐柔软时,一树一树的杏花簇拥而来,漫山遍野的杏花为春天写下质朴的句读,洁白的、粉嫩的花随意绽开,似轻描淡写,却也蓬勃十足。杏花从来不是浓墨重彩的画师,它的绽放总带着些许古典文化的节制意蕴。近看五枚花瓣如宣纸裁就,底色是近乎透明的白或淡粉,基部洇染着粉饰,好似仕女图中晕开的腮红,留白恰到好处。

宋代叶绍翁《游园不值》中“春色满园关不住,一枝红杏出墙来”,独写一枝红杏,取其色淡而神远。我曾于暗夜执油灯赏花,冷皎的月色和暖黄的灯光交织,拥挤的花瓣呈现出瓷釉般的清润质感,叶芽蜷曲好似宋词里走出的修辞。将开未开的花骨最是动人,看似沉默实则正在积蓄充盈的力量。

惊蛰的雷动惊醒了杏花的枝丫,待春风和煦,杏树抽出了一枚枚花骨,初生的花骨以神奇的速度生长,不几日便成为丰满的花苞,等待和每一日的骄阳相遇,在温润的春风中绽放。远望沟壑间浮起粉白云霞,细看原是数百株野杏树攒成的花海。晨露凝结在花托中央,形成微型水镜,倒映着天空的湛蓝。这让我想起祖母收藏的青瓷盘上的“宝莲花”,画工笔下的花纹模样,同杏花一样以简驭繁,构成曼陀罗式的惆怅,都需这浅啾啾嘤嘤的蜜蜂争赶着赏花。

杏花实在和文人有着不解之缘:金榜题名赴“杏园”,孔子讲学地称“杏坛”,行医济世处叫“杏林”,这些都是文人赋予杏花的独特指代。杏花还是文人墨客诗词里的常客。杜牧“借问酒家何处有”的惘然,陆游“小楼一夜听春雨”的惆怅,都需这浅白薄红的花影做注脚。此时,老杏树尽显北地风骨,遒劲枝干与娇柔花朵构成奇异的张力,颇具唐代诗人陈子昂苍劲诗句的风格。

花开正盛时,母亲总会折一枝繁花,将折枝处用火略微烤焦,而后欣然插入盛水的瓷瓶。她说,折一枝杏

花,就把春天带回了家。

我是吃着杏子长大的。老家的杏树春来落花成帛,夏至黄杏满枝。记得幼时我常将凋落的花瓣收进饼干盒,夹在书中做书签,淡淡的清香在整个童年延续。而今,盛放杏花的竹筐还挂在仓房。

所谓乡愁,可能是一些事物的色香味在情感记忆里的编码。

宋代王安石《北陂杏花》中“纵被春风吹作雪,绝胜南阳碾成尘”,将杏花作雪,故乡的杏花飘落也是如此动人。午后忽起疾风,枝头花瓣如纷飞的雪。拾起一片细看,根部淡红斑纹如“美人痣”。夜雨来得很急。雨点打在瓦当上激起陈年的土腥味,花瓣附在玻璃窗上,在灯下映成透明的蝶。清晨雨霁,积水洼里漂着一层零落的花瓣,树上只绽着零星的花朵和残瓣,同时演绎着初生、盛放与凋零的生命章节。

暮色渐合时,几瓣花在风中翻飞。院子的老杏树上,生着绒毛的青杏正藏在叶下。

每一朵花的凋谢,都是果实成长的序曲。

村子里的冬去春来,镌刻出黄土地最真切的冷暖交替。春节社火的锣鼓刚刚沉寂,庄稼人便放下“罐罐茶”,扛着铁锨、背上背篋,盘旋在田间地头,开始算计新一茬的稼穡与丰歉。

春寒料峭、乍暖还寒。山坳里的残雪还在蜷缩,沟渠里的冰凌泛着青光。冷暖交替的日子里,总有几场雨夹雪、几次倒春寒,使春天的脚步有点迟缓、凌乱。几轮较量后,天气逐渐变暖。太阳露出笑脸,暖洋洋的,从黄土地褶皱里蒸腾起春的气息。不经意间,枯草下的细枝嫩芽打着呵欠、探头探脑,山坡上传来昆虫的鸣叫低吟,小鸟们贴着地皮、飞来飞去,喜鹊三五成群,“喳喳喳、喳喳喳”地播报报春的喜讯。小燕子又回到老屋檐下窃窃私语,低空掠过,裁剪出灵动的五线谱。起个大早,爬上山顶,仰望蓝天白云,俯瞰山川秀美,沐浴春光无限。春山可望、草木蔓发,褪去冬日的期许,此刻尽是触手可及的蓬勃。

黄土坡上挺立的杨柳,是春天最忠实的信使。春风吹拂,树木伸直腰杆,抖落枝头的枯枝败叶,失去遮掩的鸟巢,很是突兀惹眼。枝头缀满米粒大的芽苞,嫩中透亮、黄中泛绿,释放出生命的张力。白杨树上的“毛毛虫”,洋洋洒洒飘落地上,撩拨起儿时的无限回忆。涝坝边的垂柳随风飘荡,万千枝条罩满浅浅的绿,像一团烟、似一层雾,远观时有近看无,回头再望又成烟,分明就是一幅绝美的画。每睹此景,都由衷叹服古人所谓“柳”如“烟”的遣词之妙。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“无心插杨柳成荫”,包含的不仅是哲学意味、更多的是美的意境。

春雷萌动、喜降春雨,催得山花烂漫、逼出田野披绿,榆钱儿挂满枝头、槐花次第开放,杏花、桃花、梨花竞相奔放,一树绚丽、一片灿烂、一川

## 草木风骨

□ 梅金娟

黄土的褶皱里,华池的山梁像手掌,托着几簇灰绿的影子——旱柳的枝条垂下来,拂过崖畔的窑洞。春分一过,柳芽儿便成了庄户人家的念想。阿婆们挎着荆条筐,掐下嫩生生的叶尖,焯水后拌上荞麦面蒸成“柳芽馍”。咬一口,清苦里泛着草木的倔。

崖头的马茄子树似乎最懂孩子的馋。到了五月里,它的青果子就藏在带刺的枝丫间,我们赤着脚爬上土坡,掌心被划出血痕也顾不得。待到七月,浆果由青转红,最后凝成墨玉般的紫。祖母用粗陶碗盛了,撒一把野蜂蜜渍着,说是给念书费眼的孩子“明目”。核仁晒干后装进蓝布口袋,冬天咳嗽时丢几粒进药罐,满屋子飘着微苦的香。后来读到《本草纲目》里“薤仁安神养肝”的句子,恍惚间又听见祖母在窑檐下捣药的声音。

沙棘林是荒坡上的火。霜降后,橙红的果子缀满棘刺,远看像一片烧不尽的晚霞。三爷扛着木梯去摘果,棉袄被划开几道口子,却笑着说:“这刺是沙棘的骨气

哩!”腊月间,倘使谁家的孩子害了冻疮,沙棘油抹上三日便结了痂。沙棘根在地下织成网,把流沙捆得服服帖帖——就像三爷用羊皮袄裹紧孙儿那样。

最难忘清明时分的茵陈蒿。灰白的绒毛裹着嫩茎,在残雪未消的田埂上探头。母亲说这是“春神的信使”,采回来焯水剁碎,和着玉米面烙成蒿子馍。麦收时节,割麦人怀里总揣着这青团子,咬一口,蒿草香混着汗水的咸。后来离乡多年,在异乡药铺的抽屉里看见了晒干的茵陈,忽然懂得草木的温良——它们把苦酿成良药,把困境化作了生机。

沟底的柠条开花了,金灿灿的碎瓣像撒了一地铜钱。放羊人折了枝条编筐,念叨着“柠条开花,羊儿回家”。村里人说,柠条的命和庄稼汉一样,越是苦楚,越要活得敞亮。

如今站在梁峁上望华池,早柳依然垂着旧时的绿,沙棘还是燃着往日的火。这些草木把千年的光阴写成最朴素的道理,活着,就是把根扎进深土里,把果酿成甜,把刺长成铠甲,把每一寸苍茫都守成家园。

## 晨曲

□ 李 剑

一  
在我的故乡凉州,白杨树是极其常见的一种树。它们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深深扎根。

在故乡面貌日新月异的今天,纵使有千姿百态的外来树种在凉州大地扎根,但对于世代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,看惯了高大挺拔的白杨树,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树,能让他们从心坎坎上真正感受到这般的亲切和怀念。

那些漂泊在外的游子,每次归乡,唯有看到村口大路两旁挺立的一溜溜白杨树,心才顿觉踏实。

二  
高高的白杨树下,炊烟袅袅的村庄,醒在晨曦里,睡在星星和月亮的轻声细语里。老院子,新住宅,在季节更替里不停变换模样:一条路,从村口一直弯弯曲曲伸向远方。

漂泊的游子,总爱在静寂的夜晚,无数次将心底村庄的模样翻出来,想念那一棵棵高大的白杨,也想念挂在村庄的明月。

人在异乡,哪得闲情细读明月?唯有回到故乡,在寂静的夜里,当灯火熄灭,远处的犬吠声隐约可闻,此时,仿佛才能真切地感受到檐角那一枚被夜风吹拂的明月——它依然是童年时,挂在檐下的那串风铃。

三  
起先是母亲悄声起床后张罗早饭的声音。灶房里锅碗瓢盆的碰撞、洒扫庭院的沙沙声,轻如晨曲。记忆里的冬天常常下雪。有雪的清晨,父亲用那把长尾巴的扫帚,从院落到院外,扫出一条细细的、弯弯的小路。我们兄弟俩便在这窸窣窸窣的扫雪声中醒来。

暮色四合时,父亲和母亲从田间归来,裤脚上沾满泥巴,衣襟上落上了厚厚一层土。这是他们经年不变的模样。待一番清洗之后,他们便先给圈里的牛羊填上草料,然后才开始生火做饭。

夕阳西下,村庄渐渐归入夜的静谧。日子,又在翌日破晓那金子般的阳光里,被再一次点燃。